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南朝金粉錄

第八回 投猛藥公子解癡魔 進良言佳人施慧舌

卻說吉慶和因到半山寺空跑了一趟，不曾遇著那意中人，回來之後，坐在都裡納悶，忽見趙鼎銳走來，說道：「吉兄，天地間竟有不可思議之事。在善談因果者皆謂『積善之家必有余慶』，在小弟看來未必盡然。即以寒舍而論，自先祖父母以及家父家母，雖不敢謂樂善不倦，而見義亦必勇為，從未刻薄待人，應該子弟皆聰明俊傑的才好。如小弟之愚，已自慚愧無地，豈料舍弟之苦竟有出人意。舍弟從前本有個半癡的病，家父各處延醫為其診治，均未見效。有時尚覺清楚，家父始疑其有外務，遂趕緊為之授室，或者可以收心，及至娶親之後，依然如故。家父又百般試探，恐怕花柳場中另有一二知己，只要他的病可以解脫，不妨用些錢代他討回來。試探日久，亦無此事，繼更加以痛楚，又復不行。百計千方竟無轉機之日，然不過呆呆的坐在那裡不言不語，低著頭，不知他想什麼。有人問他言語，他亦不答；即不與以飲食，他亦不要。家父亦無如何，惟有聽之而已。不意近來更加利害，終日狂叫，鬧得不成事體，甚至向空中羅拜，跳躍飛騰，而且力大無窮，無人可以制服。家父急得沒法，意欲置之於死地，卻又不忍下此毒手，現已將他鎖起，待其自死，免得吵鬧不安，吉兄你道可歎不可歎！」吉慶和道：「在小弟愚見，未必絕無法想，天下豈無呆而復明之人！若竟待之以死，似非善處之道。但不知令弟之病係因何事而得？」趙鼎銳道：「舍弟自幼資質本鈍，到了上學的時節，家父督責又嚴，這年請了個嚴先生教讀。豈知嚴先生卻與家父同窗，到館以後，功課自不必說，又重於家父之托，就格外嚴謹了。那時舍弟才十四歲，甫經開筆，這日適逢窗課題目又難了些，舍弟由早至晚，竟不能成文。先生教訓了一番，家父又督責了一晚，彼時舍弟覺得慚愧，甚為憤急，到了次日就覺身體不爽，心口亂跳，當時卻不介意，漸漸的就有有些似呆非呆的樣子了。然猶朝夕課讀，那知愈過愈壞，竟有終日坐在館裡，不發一言，不念一句，到了課期，實做成個一張大白紙，兩眼望青天，如此已有半年的光景。家父見此為作，頗覺忿恨，爽性不要他讀書，看他如何舉動，察看許久，仍然如是。於是家父就延醫調治，竟是服藥罔效。過了年餘，小弟卻有個表兄從杭州來此，看見舍弟只個模樣，就同小弟說起他代他到勾欄中開開眼界，或者因此可以破愚。一連去了幾次，不但不破愚，反比從前更甚，家父因此又疑他有外務了。」

吉慶和道：「令弟的伉儷想是甚篤了，而今有幾位世兄呢？」趙鼎銳道：「如果伉儷甚篤，倒也罷了。只恐人道尚且不知，所幸舍弟媳極其賢惠，三年以來毫無半句怨語，而且百般解說，求神拜佛，曲盡其誠。爭奈舍弟毫不知覺，如何如何。」吉慶和又道：「令弟的體質寒熱如何，前服之藥是何品味呢？」趙鼎銳道：「若論體氣，自幼常鬧肝熱，所食之物最喜水果，光景是個熱體。至所服之藥，無非麝香石蒲，開竅化痰之類，卻吃得不少。」

吉慶和道：「以此藥而治此病，似乎大相背謬。麝香石蒲雖曰化痰開竅，但係極熱之品。令弟本來肝熱的體質，因一時憤急，遂致觸動熱痰。熱痰一動，不以清涼化之，勢必任其盤踞。盤踞既久必致蒙入心包，焉得不日益加重，近日時醫往往如是，一見此等病症，輒曰開竅化痰。竅固要開，痰亦要化，而不追問其始末，細察其寒熱，一味浮躁氣習，裝模做樣，轎來轎去，自高身價。每到一家略一接脈，即胡亂開一方，忽然而去。病勢稍重，即便推手，另請高明。究其果有本領與否？仍不過如我輩以耳代目，讀得幾句湯頭歌、藥性賦，便自懸壺於市，自誇國手。庸醫誤人，殊可髮指。小弟雖不知醫，但據吾兄所言，以令弟平日之體質，卻係熱痰所致，欲治此病，務要驅除熱痰，以清其心，然後加以調理方可有效。」趙鼎銳道：「聞兄之言，使小弟頓開茅塞，舍弟之病，為醫家所誤，是一定不疑了。當稟知家父，尚求為舍弟一治。」吉慶和道：「小弟偶爾妄言，卻不可據以為實，還得斟酌盡善才好。」

說著，趙鼎銳自匆匆的去了。一會子吃了飯，趙弼就著小芸來請吉慶和過去。到了廳上，趙弼讓了坐，即說道：「頃聞大小兒所言，先生之論極是。二小兒素有肝熱，現在之病，光景全是熱痰，先生素精岐黃，敢請為之一治，若能全愈，這就是他的造化了。」吉慶和道：「晚生向不知醫理，不過稍閱各家書籍，適以大哥所言，妄參末議，臨症一切，尚難自信。既承老先生垂囑，晚生萬不敢辭，且待看了脈再行參酌。」趙弼道：「得蒙垂佑，是感激無地了。」說著，就命家人掌了燈，一齊回到內室。走過院落，只聽裡而大聲狂叫，在那裡說彌勒佛、現世音、孫猴子，又是什麼王母娘娘請他赴蟠桃會，一會子又說十殿閻羅王叫他上任，捨不得爹媽，哭一陣笑一陣的，鬧個不住。吉慶和走到房內，只見趙鼎銘鎖在那裡，看見有人進來，便伏在地下磕了無數的頭，嘴裡又說：「像是天宮裡下來的的神將，奉玉皇大帝來請我，我是不去，你趕緊去罷。若再不走，我就打你了！」說著，把張椅子抓來，望著吉慶和摔去，吉慶和讓過一旁。趙老只是呼喝，他哪裡曉得，口裡還是喃喃的亂說。

吉慶和仔細看看他的氣色，只見二目通紅，兩頰飛赤，已知道他全是痰火。又騙他將舌頭伸出，細看一看，見舌中飛紅，舌尖飛赤，津液稀少，乾燥異常，薄薄的有點浮苔，亦是赤色。又騙他將兩手脈細細按過，然後仍到廳上坐下。趙弼道：「先生才看二小兒究竟如何，有無治法？」吉慶和道：「二哥之病實是痰火，看他面目通紅，舌燥而干，六脈洪大不寧，顯係熱痰盤踞。從前所服之藥不但無益，反而有損，現在若再用麝香石蒲等藥，則更邪入心包。為今之計，當以清涼之品進之，或可有效。」趙弼道：「先生明見萬里，請即賜一方，以便煎服。」

吉慶和就拿了一張紙，細細斟酌了脈案，然後寫出幾味藥來。乃是：

犀牛角三分 礞石三錢 朱茯神三錢 連翹二錢 犀角尖三分 竹茹三錢 川貝母二錢五 涓石三錢 海浮石三錢 蓮心一兩

趙弼看了藥方，便道：「高明極了！」吉慶和又讓道：「此係妄擬，尚望斟酌。」趙弼道：「小兒病已如此，即便誤投藥餌，也是他命該的。而況此方極其高明，且從未服過此等清涼之劑，先生不必過慮。」當時就著人去藥舖子內配回來，隨時煎好與趙鼎銘服下，果然那夜就安靜了好些，大家也覺有效。一連服了好幾劑，慢慢的大好起來。後來又請吉慶和增減了兩位，遂合一料丸藥，日常帶吃，不到半年，居然病魔全退，一復如初。合家好不歡喜。惟有趙弼更加欽佩吉慶和的見識，又送了许多禮物，以作酬謝之意，這且不表。

再說趙鼎銘的妻子徐氏，本係官家小姐，自從嫁過來終年與呆子作伴，口雖不言，心裡不免有些含恨。且那呆子全不知道恩愛兩字，猶如不曾嫁作丈夫一般。現在看見丈夫的病好了，真是喜出望外，加之呆子見有這樣如花似玉的一個老婆，又賢慧又美貌，而今的呆病又好了，伉儷之篤比那本來不呆的人尤甚百倍。趙老兒夫婦兒媳皆能和好，心中也自歡喜。又過了半年，各處舉逢鄉試，徐小姐聽見這個話，這日晚飯以後，趙鼎銘進得房來將欲安寢，徐小姐就坐在燈下歎了一口氣，不覺兩眼珠淚雙流，滾滾的落個不止。趙鼎銘見了這樣，不知他為著什麼哭得如淚人兒一樣，自己便茫無主意，趕著上前低低的叫了一聲道：「娘子，你何以這等傷心，為著何事竟流下淚來？不妨告訴我，若是受了別人的氣，我是不怕人的，盡可罵他們一頓，代你出氣，免得你在此傷心。」徐小姐聽見這個話，卻暗暗的好笑，道他不知我心事，反說人家把氣我作，終不免還是有點呆，不若等他急透了，我再如此如此。一面想，一面只是不理他，拿著手巾擦眼淚。

趙鼎銘更是沒法，又望他深深的作了一揖，說道：「好娘子，你可要把人慳死了，問你話你不肯說，只是哭得眼睛都腫起來，卻是何苦呢！我也不是你肚裡的蛔蟲，怎麼知道你的心事，快快說罷，我都依你就是了，你卻不要再哭，我心裡已經怪疼的了。」徐小姐又歎了口氣，才恨恨的說道：「不知幾百世作了孽，變了個婦人家，遵守三從四德，稍有點差錯，就要被人家談論，守著姆教只是女子應分之事，所以在家就要從父，出了門嫁個丈夫，他與我平行，不是長輩，為什麼又是從夫呢？只也罷了，古訓昭然，牢不可破。既已從夫，自然各事皆從夫意，若遇著丈夫不習好，或是不向上，又說是做妻子的不善勸說，一味的順著他，不是該死了？就如我在家做女兒的時候，跟著父親長到十八歲，也無甚差錯。到你家來，實指望你功名上進，我的臉上也有些風光，不想你得了呆病，這也不能怪你，只得終日的提心吊膽來服侍你，又指望你病好了，曉得我的甘苦，代我爭爭臉，也不枉辛苦了三載。

那裡曉得你的病托菩薩是全好了，承你的情，是終日同我不能離，就像離了我就要死的一樣。自己的書本子這半年多不曾摸過一次，看看的又要科考，滿耳裡聽得某家相公取了案首，某家少爺取了前十名，等到學台按臨，又聽紛紛的進了學。別人家好不體面，我家總是冷清清的，叫我可不慚愧。若是叫我勸你罷，又怕你不信我的話，再把呆病犯了，豈不又是晦氣！想來想去終是女人做不得，不如還是死的好！」

趙鼎銘聽了這些話，已是心中不忍，又聽他說不如死的好，趕忙上前把他嘴掩住道：「好娘子，你不要恨，你的苦楚我都曉得，都是我這不長進的累你的，你千萬不要難過。我從明日起包管你用勸，等到縣考的時候，包去考了首案，來代你爭光就是了。」徐小姐聽說，又緩緩的說道：「不是我囉嗦，你就把我丟開，你自己想想，一來要對得起你父母兄嫂。旁話不說，單是為你煩了多少神，著了多少急。二來自己掙出個功名，也好走在人前，站在人前，而且哥哥是個舉人，不能兄弟連秀才都沒得，自己也覺得慚愧。」趙鼎銘連連的答應：「我都依你用功，你萬萬不可再哭再恨。我如果有虛言騙你，你從此不睬我就是了。」於是二人才安歇。欲知趙鼎銘如何用功，且看下回分解。